

# 核心素养导向的小学古诗文教学实践与思考

朱于国

**摘要：**古诗文是小学语文教学中传承文化基因、培育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具有传承文化、提升语言、发展思维、培养审美、滋养心灵等多元价值。小学阶段的古诗文学习应立足激发兴趣、培养语感、启迪思维三个层次。在核心素养导向下，教学实践可从四个方面协同推进：强化诵读、推敲字词、古今联系、摘抄积累以培养语言运用能力；问题引导、空白填补、辩证分析以发展思维能力；意象解读、朗读吟诵、角色扮演以培养鉴赏创造能力；知人论世、联系现实、群文阅读以实现文化理解与传承。这四个方面有机融合，共同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

**关键词：**语文核心素养；小学语文；古诗文教学；文化传承

古诗文是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重要篇目类型，在语文课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材从以白话文为主，到少量选入古诗文，再到当下古诗文几乎占据半壁江山，古诗文学习的价值日益凸显。

### 一、今天为什么要学习古诗文

古诗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是学生了解中华文明、弘扬传统文化、涵养丰富心灵、理解文化血脉的重要途径。古诗文的物质外壳——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源头，始终滋养着现代

汉语表达，使其日益丰富；古诗文中承载的中华人文精神、核心思想理念和中华传统美德，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学习古诗文，不仅有助于学生深入了解我们共同的语言及其魅力，更有助于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让学生明白自己从何而来，从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坚定地走向未来。今天，我们学习古诗文，至少有五个方面的价值。

#### （一）传承文化基因，塑造文化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

作者简介：朱于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北京 100081）。

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语文课程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核心课程，责无旁贷地肩负着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叶圣陶认为：“一些古书，培育着咱们的祖先，咱们跟祖先是一脉相承的，自当尝尝他们的营养料，才不至于无本。”<sup>[1]</sup>朱自清认为，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而要知道自己，还得借径于文言或古书。<sup>[2]</sup>面向未来，知其本来，正是当下学习古诗文的价值所在。因此，语文课程要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依托古诗文的学习，加强诵读涵泳，发挥联想想象，立足沉潜感悟，体味汉语的魅力，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汲取民族文化智慧，塑造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

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以下简称“小语教材”）中的《司马光》《守株待兔》《精卫填海》《少年中国说》（节选）、《杨氏之子》《学弈》等篇目，都是承载民族文化智慧的经典篇章。以《精卫填海》为例，它出自《山海经》，讲述了一个以微小之力对抗巨大命运的抗争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2018年3月20日习近平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一种手段。<sup>[3]</sup>中华民族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饥寒交迫是历史的常态。但我们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都始终百折不挠，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并繁衍生息以至今日。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从神话时代起，我们的血脉里就已经铸就了一

种百折不回、与天斗争其乐无穷的勇氣。小语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神话作品，并且有专门的整本书阅读栏目，推荐学生系统阅读中国古代神话。在这些神话中，我们会看到共同的精神元素、共有的文化意义。将这些故事传承下去，实际上就是一代代地传承这种精神，成为推动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 （二）提升语言修养，丰富表达能力

经典古诗文是汉语言艺术的精华之作，其简洁凝练、含蓄隽永、富有独特韵律和美感的表达方式，是现代汉语的宝贵源头。“学习文言也是我们深入学习汉语的需要，是学习汉语的一部分。”<sup>[4]</sup>学习古诗文能够提升学生的汉语语感，丰富学生的语汇库，提升语言表达的质量和感染力。具体来说，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学习古诗文，了解古代汉语词汇的本义与引申义，运用现代汉语时便不仅能“知其然”，而且能“知其所以然”。比如，《守株待兔》中有“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株”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木根也。从木朱声。”但树根一般在土中，学生便难免有疑问：兔子在地面跑，怎么就能触株而死呢？再去查古汉语文献，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有：“入土曰根，在土上者曰株。”学生便明白了，“株”是树木庞大根系裸露在地面上的部分；如果树干被砍伐，尚未将根系挖出来而留下的部分，自然就是树桩了。

第二，学习古诗文，能汲取古人语言中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如丰富隽永的词汇、多样的表现手法、简洁洗练的言语风格、详略得当的章法等。比如，《司马光》一文线索清晰，重点突出。事情的背景是“群儿戏于庭”，起因是“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经过是“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这里暗含着对比：同样是“群儿”，其他孩子都

跑了，只有司马光主动做了“击瓮”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是“水迸，儿得活”。尤其是“光持石击瓮而破之”这句，三个动作一气呵成，语言表述就像司马光的动作一样，干脆利落，毫不犹豫——看到旁边有个石头，举起石头就把瓮给打破了。假如写成“光独不惧，旁顾左右，寻一大石。遂持石击瓮数下，乃破之”，就显得拖沓了。小语教材所选的这些经典篇章无一例外都是这样的：章法简单，开门见山，把必要的背景交代清楚，紧接着直奔主题，到最后戛然而止，主干清晰，不蔓不枝。这是我们在现代汉语写作中也可以借鉴的。

第三，学习古诗文，通过鉴赏炼字炼句、辨析细微差异，能增强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敏感性与领悟力。比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小语教材的注释是：“知”同“智”。意思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就是不知，不要强不知以为知，实事求是才是智慧。当然，我们也可以将五个“知”理解为同一个意思，即“知道”，那么最后一句意为“这是真正的知道”或“这是真正的求知”，也是讲得通的。通过这样的词语意义的细致辨析，我们对于文本的理解也逐渐深入；长此以往，对语言的敏感性就锻炼出来了。

### （三）发展思维能力，提升思维品质

经典古诗文，叙事写人则详略得当、有条不紊，状物写景则形神兼备、情景交融，抒情描写则含蓄隽永、气韵生动，阐发议论则理趣相生、精警透辟。无论阅读何种作品，都能培养思维能力，发展思维品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增强形象思维能力。通过对古诗文的鉴赏，发挥联想和想象，学生可获得对形象和情境的直觉体验，丰富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力。比如，《王戎不取道旁李》写道旁李树“多子折枝”，果实累累，几欲将枝条压断，形象如在目前。又如，

《司马光》写瓮被击破后“水迸”，水不是涌出来，而是向外突然喷射出来，极为贴切，说明瓮中储水量大，也暗示情势很危急，侧面衬托司马光破瓮的举动很果决。

二是发展抽象思维能力。通过理解、概括、分析、比较文章的观点，学生可学习古人论述问题的思路，辨识其思维方式，发现其优劣，对文本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作出独立判断。比如，在《王戎不取道旁李》中，我们称道王戎的智慧，说他善于观察，能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擅长将生活经验逻辑化，体现出中国人的智慧。要把握这一点，需要理解王戎的推理智慧。王戎的推理，有一个基于生活经验的隐含前提：如果一棵李树结的果子甜美，那么它可能会被路过的人频繁采摘，难以存留大量的果实。但王戎观察到两点：一是李树位于道旁，说明果实公开可见，很容易被采摘；二是“多子折枝”，说明没有人去采摘。于是，王戎开始思考：到底为什么没人采呢？一种可能是这棵李树是有主的，不能随便采，但课文里说“诸儿竞走取之”，这些孩子毫无顾忌就跑过去摘了，说明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另一种可能是大家品德高尚，不会占便宜，但这同样与“诸儿竞走取之”不符，所以这种可能性也被排除。最后只有一个结论：果实未被摘，则它一定不是甜的，而是苦的。结果，“取之，信然”。通过学习这个故事，学生可以学到一些抽象思维的方法：归因分析，即由结果分析原因；或然推理，即借助观察排除各种假设；实验求证，即通过实验验证推理的真假。

三是提升思维品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提出了思维品质的五个维度，主要包括敏捷性、灵活性、深刻性、独创性和批判性。比如，在《司马光》中，如果司马光当时像其他孩子那样“弃去”，或

者跑去找大人帮忙，贻误时机，也许结果会是悲惨的，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击瓮时思维的敏捷性、灵活性和行事的果决；《守株待兔》则告诉我们，宋人将偶然性事件当成必然性事件，躺在田里等待天上掉馅饼是“徒劳”的，警示我们生活中谨防这样的思维误区，应认真分析，就事论事。

#### （四）培养审美情趣，学会感受美好

古诗文以精练的语言、优美的韵律、鲜明的意象和深远的意境，为学生提供了绝佳的审美素材。通过欣赏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古诗文作品，学生能提升对语言之美、文学之美、形象之美、境界之美和情感之美的感知与鉴赏力，理解中华民族独有的审美特点与审美风格，培养高雅的审美情趣与审美品位。这种审美能力的培养，有助于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更多的诗意和美好，对抗世界的功利与浮躁。比如，在《伯牙鼓琴》中，锺子期以“巍巍乎若太山”“汤汤乎若流水”喻琴声，将抽象的音乐转化为具象的画面，让学生在诵读中感受语言的具象美与意境美，体会知音相惜的情感之美，实现审美体验的深化。又如，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中有“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一段，以抒情性的笔调，以“初升之红日”“出伏流之河”“腾渊之潜龙”“啸谷之乳虎”“试翼之鹰隼”“初胎之奇花”“发硎之干将”等一系列充满少年气息、生机勃勃的意象，比喻“前途似海”的少年中国，寄予着作者对未来无限的希望。在这少年中国已经实现的今天，阅读这段文字，能够让学生感受到作者真挚的情感，领会化抽象期望为具体意象的艺术表现力。

#### （五）滋养内在心灵，安顿个人情感

古诗文是古人生命、情感与智慧的结晶，其中蕴含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能为学生提供深刻的心灵慰藉与精神力量。正如叶嘉莹所言，诗词是支持人走过忧患的力量，能使人的心灵不死，带给人

美好的联想、积极的精神与高远的瞻望。<sup>[5]</sup>在古诗文学习中，学生能与古人的情感产生共鸣，丰富内在心灵世界，学会安顿个人情感，获得精神层面的成长，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的气质和情操。比如，诵读王维的《鹿柴》，感受空灵幽深的境界，会让人忘却都市的喧嚣和现实的诱惑，让浮躁的内心归于宁静；诵读王昌龄的《出塞》（其一），面对那自远古就高悬的明月、秦汉以来修筑的雄关，听着“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铮铮誓言，会让人不由热血沸腾，胸臆中陡然升起一种胆气和自豪，心胸也变得豁达；诵读李白的《赠汪伦》，想象诗人乘舟欲行，忽闻友人踏歌而来，在感慨情意深重之余，也会令我们产生对友谊的渴慕和真实友谊的情感。

## 二、语文核心素养与古诗文学习

古诗文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其学习过程与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高度契合。

### （一）彰显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要求学生认同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抱有坚定信心，热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中华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诗文是中华文化的宝库，蕴含着丰富的传统美德、思想理念和人文精神，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核心思想理念，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的中华传统美德，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中华人文精神等。学生通过学习古诗文可以理解这些核心理念，加深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打好精神底色，夯实文化根基。

### （二）围绕语言运用

语言运用是学生在丰富的语言实践中，通过积累、梳理与整合，形成良好语感，掌握语言运用规

律,实现高效阅读和有效表达的过程。在古诗文教学中,这一过程体现为引导学生感受古诗文的语言特点,积累文言词汇、句式与文化常识,培养文言语感,初步掌握文言文的表达规律;通过体会古诗文的语言源流、独特声韵,借鉴其表达技巧,实现古今语言的融通,让学生在积累与运用中提升语言素养。

### (三) 落实思维发展

思维发展是语文学习的根基,涵盖直觉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和创造思维等多种思维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具备思维的敏捷性、灵活性、批判性等思维品质。古诗文简练精辟的语言特点,为学生思维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其整体观照、类比联想等传统思维方式,更是学生思维培养的独特资源。在古诗文教学中,引导学生分析、探究、质疑,能让其思维能力得到全方位锻炼与提升。

### (四) 发展审美能力

审美创造是学生通过感受、理解、欣赏语言文字作品获得审美经验,从而具备感受美、发现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涵养高雅情趣,并养成正确的审美观念。古诗文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精髓,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古典文学样式,形神兼备、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得意忘言的民族审美特点,以及重诗教、工叙事、善说理的表达特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都是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宝贵资源。在古诗文学习中,学生通过体验美、鉴赏美,最终实现审美创造能力的升华。

## 三、小学古诗文教学的目标定位

新课程标准对古诗文学习提出了总体与学段要求,虽未对“浅易文言文”作出明确界定,且要求较为零散,但结合相关表述与学生的认知特点,可

将小学阶段的古诗文学习目标分为以下三个层次设计。

### (一) 基础目标: 激发兴趣, 感受言语形式

小学古诗文教学的首要任务是激发学生对文言文的亲近感,感受古今汉语的差异与贯通,消除畏难情绪,初步学会借助注释读懂文本、学会诵读。比如,小语教材第一篇文言文《司马光》有一道课后习题:“这篇课文的语言和其他课文有什么不同?和同学交流。”这道题的意图,就是引导学生认识到文言文的简洁性、以单音词为主、富于韵律美和多义性的特点,初步体会其与现代汉语的显著差异。

### (二) 发展目标: 培养语感, 积累言语材料

在激发兴趣、初步感受文言形式的基础上,借助诵读,熟读、背诵课文,把握文本中心,体会内容情感,领会表达特点,初步培养文言语感,积累言语材料。学会利用注释、工具书,并善于联系现代汉语理解文言文大意。有意识地在学习过程中积累常见的文言词语、句式及文化常识。

### (三) 拓展目标: 启迪思维, 传承优秀文化

在语言积累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初步领悟文言作品的内涵,实现思维提升与文化传承。引导学生在诵读、想象、情境再现中,感受古诗文的语言美、形象美、意境美,提升审美能力。利用古诗文选篇短小精悍、情景交融、寓理于事的特点,引导学生通过讨论、比较、质疑等方式,发展初步的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初步挖掘古诗文中的文化因素,如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价值观念等,帮助学生初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文化认同感。

## 四、核心素养导向的小学古诗文教学策略

核心素养导向的小学古诗文教学,应坚守语文

课程的育人担当和课程使命,以文本为核心开展教学,言文兼顾,有机落实语言建构、思维发展、审美鉴赏、文化传承四个方面的核心素养,与时俱进落实新课程标准的新理念,改变模式化的教学思维,实现学生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

### (一) 聚焦语言建构,培养语言运用能力

语言建构与运用是语文核心素养的基础与核心要素,在古诗文教学中尤为重要。由于古今汉语在词汇、语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学生需要建立新的语感和语言理解机制。这意味着首先要让学生理解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体,与现代汉语双音节词为主的表达特点有所不同;还要让学生理解有些字词看上去与现代汉语字形一致,但意义可能相差很大。比如,《司马光》中有“光持石击瓮破之”,这句是七个单音节词连用,如果用现代汉语表达则是“司马光拿着石头击打水瓮,(终于)击破了它”,主要以双音节词为主。再如,《杨氏之子》中有“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闻”在古代汉语中最常用的义项是“用耳朵听”,而不是“用鼻子嗅”;“家”与“禽”是两个词,前者在语义上与“夫子”相连,意为“夫子家的禽鸟”,但在现代汉语中,“家禽”是一个合成词。在教学中,教师要重视以下四个方面。

#### 1. 强化诵读,培养文言语感

古诗文教学应坚持以读为本的理念,通过听范读、自主朗读、默读涵泳等方式,引导学生感受古诗文的韵律和节奏。“重视诵读的指导,这非常有利于学生形成对古汉语的语感;熟读和背诵又使学生逐步积累起比较丰富的感性材料,对古汉语的用词、造句以及某些特殊的表达习惯也逐渐熟悉,这就为提高文言文阅读能力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sup>[6]</sup>通过诵读训练培养文言语感至关重要,诵读时的断句与节奏直接影响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比

如,“光持石击瓮破之”这句,实际是三个动作,文中并没有使用连词间隔,需要在恰当的位置停顿,将理解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光/持石/击瓮/破之”,甚至“破之”前要有更长的停顿。

#### 2. 字词推敲,感知语言精妙

古诗文教学要“言”“文”并重。疏通字句,扫清障碍,可为“文”的理解打好基础;积累文言词汇、句式与文化常识,熟读、背诵言语材料,可为“文”的拓展阅读夯实基础;而把握大意,体味内涵,又会反过来促进“言”的理解深化。“‘言’的学习是文言文教学的基本内容,但文言文教学不能只有‘言’的学习。事实上,脱离‘文’的‘言’的学习,必然是零散、肤浅、不得要领的。只有指向和融入文本内容理解的‘言’的学习才能真正体现‘言’的学习价值,实现‘言’和‘文’的相融共生,进而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sup>[7]</sup>在教学中,对“言”的品味,无须面面俱到;古诗文语言精练,教师应引导学生品味关键词语的内涵和表达效果。比如,《司马光》中“众皆弃去”的“去”字,课文未注释“弃”。笔者最初以为“弃”是“抛弃”的意思,但查古代汉语词典后发现,“弃”也有“离开”的意思。如果意为“离开”,则与“去”构成同义连文;如果意为“抛弃”,则“弃去”是两个动词,意为“抛下(这个孩子而)离去”。回到语境中仔细琢磨,笔者认为还是解释为“抛弃”更贴切,因为这里形成了一种情感色彩的对比——其他孩子把没入水中的孩子抛下离开,唯有司马光不放弃——这一对比使情感色彩更为浓烈。像这样引导学生斟酌词义的微妙差别,实际上就是在品味炼字炼句艺术的精妙。

#### 3. 古今联系,促进语言的迁移

一方面,要引导学生一开始就建立古今汉语差异性认知,有意识地纠正以现代汉语用语特点简单

套用的习惯；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初步理解古今汉语的贯通性，尝试以现代汉语中的相关字词或词义辅助文言理解。比如，《守株待兔》中“释其耒”的“释”，在现代汉语中有“释放”的意思；“冀复得兔”中的“冀”可与“希冀”相关联；“诸儿竞走取之”中的“竞走”在现代汉语中虽是一个词，但在文中“竞”与“走”是两个词——“竞”是竞相，“走”是跑过去，相关义项还保留在双音词“竞相”、成语“走马观花”中。教师在引导学生理解这些文言字词时，应与现代汉语的词语发生关联，促进语言的迁移。

#### 4. 摘抄摘录，善于积累语言

引导学生摘抄摘录、归纳总结，有意识地积累古今异义词汇、古代常用词语、虚词及特殊用法，要坚持词不离句、句不离篇，让积累更具实效。一是古今异义，这是积累的重点。比如，“尝”在古代更多是“曾经”的意思，而不是“品尝”；“方”在古代更多是一个副词；“走”的古今意思差异更大——现在人们慢悠悠地走也可以叫“走”，但古代的“走”是“奔跑”，现代汉语“走”的意思多用“步”。又如，在对“厌”字的理解中，学生可能会把“学而不厌”理解为“学习但不厌烦”。这虽然也能讲得通，但“厌”在古代更常见的义项是“满足”——“学而不厌”意为“学习总不满足”。再如，“炎帝之少女”中的“少女”，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合成词，但在古代指的是“最小的孩子”或“小女儿”。二是古代常用的词语。对一些古代汉语常用的虚词，如“亦”“孰”“汝”“曰”“云”“何”等，要做专门的积累。三是多义词。有些词多次出现，但义项不太一样。比如，在小语教材中，“乃”出现过两个义项“于是”“却”，“若”也有两个义项“像”“比得上”，“然”出现过三个义项“这样”“认为

对”“词尾”等。四是一些特殊用法，包含词类活用、意动用法以及判断句等。比如，“群儿戏于庭”在现代汉语中一般说“群儿于庭中戏”；“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中的“练囊”是名词用作动词；“此是君家果”是判断句；“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惟弈秋之为听”“孰为汝多知乎”等，也都涉及特殊句式或用法。学习古代汉语没有太多窍门，无非多读多记、有意识地梳理总结。但这并不意味着让学生机械地默写、抄写课文注释。文言文实词、虚词的积累要放在语境中——你看到一个词时，能想到在哪个句子里出现过，要采取“词不离句、句不离篇”的方式。

#### （二）依托文本资源，发展学生思维能力

古诗文学习不仅是语言学习的过程，还是思维训练的过程。古诗文简洁洗练的表达中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思维培养要素。一是问题引导，激发思考。教师在教学中应设计有价值的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多角度思考，培养其深度阅读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比如，在教学《杨氏之子》时，可提问“孔君平为何说‘此是君家果’？”“杨氏子的回答是否礼貌？”引导学生还原课文情境，理解二人话语意图，培养深度阅读能力。又如，教学《书戴嵩画牛》时，在让学生理解文本所蕴含的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细微观察的重要性等内涵之外，不妨再问一句——“这个牧童说的都对吗？”“是否也有掉尾而斗的情况？”引导学生到生活中去观察、验证，培养批判性阅读能力。二是空白填补，发展想象能力。古诗文语言简练，常留有丰富的“空白点”，这为学生想象力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这种空白填补不仅加深了对文本的理解，也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比如，《杨氏之子》结尾戛然而止，引导学生想象后续情节——孔君平是大笑并赞赏，还是自嘲而略显尴尬？基于前面问题的理解，可能

有不同答案。这样的任务,既能加深文本理解,又能发展想象能力。三是辩证分析,提升思维品质。比如,引入科学资料,探究《两小儿辩日》中太阳的远近与日常经验不符的科学原理;结合《古人谈读书》,思考学与思的辩证关系,提升思维的深刻性与灵活性。

### (三) 挖掘审美内涵,培养鉴赏创造能力

古诗文蕴含着丰富的审美资源,教师在教学中应充分挖掘,让学生在感受美、体验美、鉴赏美的过程中提升审美能力。一是解读意象,感受意境之美。古诗文常通过意象营造优美的或壮美的意境。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借助插图、音乐、视频等媒介,感受这些意象的审美内涵,体会古诗文的意境美。同时,鼓励学生直面文字,发挥个性化的想象。二是朗读吟诵,欣赏韵律之美。古诗文具有独特的音韵美,教师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通过朗读、吟诵等方式感受这种美。三是角色扮演,领悟形象之美。小语教材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往往具有美德示范意义,如司马光的机智与果敢、杨氏之子的聪慧与敏捷、精卫的坚韧与执着;反面人物则显得滑稽可笑,如宋人的慵懒与愚蠢、楚人的尴尬与无奈。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角色扮演、情景再现等方式,深入体验人物形象,感受其中蕴含的人格美、品德美与讥讽力量。

### (四) 挖掘文化内涵,实现文化理解与传承

古诗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传承方面具有特殊价值。教师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适当挖掘文化因素,拓展视野,引发积极探究,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一是知人论世,理解文化背景。古诗文创作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了解作者情况、时代背景、写作情境,有助于理解文本的文化内涵。这种背景介绍不必过于深入,也不要过泛。二是联系现实,促进古为今用。古诗文教学

应建立文本与学生生活的联系,善于调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并引导传统文化与当代价值观念对话。比如,我们平常说话是否有说得太满而陷入自相矛盾的时候?两小儿分别从太阳的形状和温度来讨论太阳的远近,是否符合日常的经验?你在春日里曾经观察到“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景色吗?你是否有过“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心态?等等。这种古今联系能使古诗文学习更具现实意义。三是群文阅读,拓展文化视野。围绕特定主题组织多篇古诗文阅读,可以加深学生对某一文化主题的理解,如“智慧”主题、“勇气”主题、“思乡”主题、“读书”主题等。这种群文阅读不仅能拓展学生的阅读量,引导他们在异同辨析中深化文本理解,而且能深化他们对相关文化主题的理解。

### 参考文献:

- [1] 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48.
- [2] 朱自清.《国文教学》序[M]//朱自清序跋书评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37.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
- [4] 王宁.文言与白话:谈中学语文的文言文教学[J].语文建设,2004(12):6.
- [5] 祝晓风.“古典诗词是支持我一生的力量”:叶嘉莹谈学术与人生[N].中华读书报,2003-12-03(9).
- [6] 钱梦龙.文言文教学改革刍议[J].中学语文教学,1997(4):27.
- [7] 孙国萍,黄厚江.文言文教学实现言文共生的基本策略[J].中学语文教学,2021(11):18.

(责任编辑:陈思)